



鸟语花香

◎陈顺源

写在清明

◎张绪武

今年是祖父张謇170周年诞辰，我和广珍、慎跃、慎欣到啬园拜祭。

据父亲孝若公回忆，祖父脸服里衣是用大生纱厂所织的南通大布做的。出葬的那天天气晴朗，霜露凝素，“素车白马，四方来会葬的，和地方上人共有万余人，都步行执绋。凡柩车经过的地方，那沿路观望的乡人，有数十万，都屏息嗟叹，注视作别，送我父到他的永远长眠

之地。这坟地是我父生前自己所选，已经种了不少树木，前面直对南山”。祖父的“长眠之地”便是啬园。

清晨的啬园，空气微甜，不时传来声声鸟鸣，园内的松竹郁郁葱葱，沿路的郁金香、垂丝海棠姹紫嫣红。祖父的铜像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时近清明，铜像前如往年般摆满了鲜花，是祖父所创企事业单位敬献的。当然，还有一些不知名的

百姓敬献的。

南通人民从来都没有忘记过祖父。

祖父是爱国主义者，“父教育而母实业”，为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艰苦奋斗一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张謇在兴办实业的同时，积极兴办教育和社会公益事业，造福乡梓，帮助群众，影响深远，是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先贤和楷模。”我们要纪念他，更要学习他的精神、继承好他的事业。



玉兰
一瓣

花叶冷水花

◎彭益峰

一个阴霾散去的冬日下午，三点多左右的时间吧，久违的阳光从回字形天井里斜射过来，它掠过过道长廊平滑的米黄色地砖和办公室棕褐色的复合地板，如同一把锈迹斑斑的裁纸刀瞬间将办公室的空间切割成一明一暗两个三角区域。

这道凌空而来的光，蓦地照进了我的眼睛，它在我的视网膜上投下了几道摇曳的模糊影子。这些微弱的光影，将我从昏暗沉思中猛然惊醒。当我抬起头，我发现我忽然就置身于一片明亮的三角地带，有一道分隔阴阳的对角线那么恰如其分地与我擦肩而过，一时间我仿佛真的成了一个徘徊和纠结于黑暗和光明的边缘人。

一个耽于窥探内心黑暗并力求破解存在之奥秘的人，就像一片沉在潭底的瓷，残缺的肢体由于经年累月埋葬于污泥浊沙，而早已忘却了曾经炽热灼烈的泥火交融和光磨热铸，泥肉火灵业也久久熄灭和消匿于深沉无边的黑暗之水。一颗孤寂而决绝的灵魂如同一丛乱蓬蓬的水草，在四下里无着地漂游，苦苦寻找着一条皈依的出路。

我是那片沉于潭底的瓷，周身包裹着一层黑色包浆，披着光阴的黑袍。这时，一道突如其来的眼光，犹如一双无形之手将我这片瓷从幽暗水底淘掘而出，托举出了坚硬的水面，在那重见天日的一刹那，一种混杂着惊奇、忧惧、漠然的不安如同泛起的微澜，徐徐向四周散开。我就这么犹疑着、茫然着，不知所措着，任由目光如一阵轻风似的，吹拂过眼前这片明亮地带，无声地停留在了办公桌的一件物上。

办公桌的右上角，是一只敞口

的球型玻璃瓶，浑圆的瓶壁已被积淀的水垢漂染成了蒙蒙不清的烟黄色，在那大半瓶的水里，悄然兀立着一株纤弱而秀挺的水培绿植。

我记不清，该有多长时间不曾注意过它了。它左边紧邻着我的台式电脑。我每天在这台电脑前噼噼啪啪敲打键盘，还时不时抬头注视一会儿那个长方形显示屏。显示屏忽明忽暗，我的那些晦涩诡异的文字，常常从指尖下汨汨流出，又在这个看似波平浪静的荧屏深处翻涌而出。这株不起眼的绿植，就是处在这么一个我触手可及的位置，却被我长久以来的视若无睹，几乎从生活里完全忽略。

没记错的话，它是在一年前被我从家里搬来的。有六支细茎，长约两拃，呈竹节状，每支顶上稀落着十余片卵形叶片，叶子两两相错，像某个人一脸无奈耸肩晃脑地摊开的双手。叶面呈现淡淡黄绿，沿着中轴对称分布着灰白色的纹饰，宛若寒冬玻璃窗上随意凝结而成的霜花。这株孤苦凄凉的绿植，在这样一个冬日的下午，倏然间笼罩在了一片微明温和的阳光里。

它有一个很奇怪的名字，叫花叶冷水花。虽然叫花，但在我的印象里，未见它开过花，仿佛它是个一直沉浸在悲伤里的女子，从来就不曾有过开心的时候。于是，此时在我的眼里，这株绿植不再是第三人的那个它了，而俨然成为多愁善感的另一个她了。

这段时间我一直在重读以色列作家阿摩司·奥兹的作品，一本接着一本本地读，就像一个饥饿的人对于食物和水的强烈的渴求。在这位以色列作家诗一般的语言里，我竭力

寻找着一颗灵魂的出路。

这株花叶冷水花，让我联想起阿摩司·奥兹《爱与黑暗的故事》里的范妮娅，她彻夜蜷缩在窗前的躺椅，在黑暗里独自承受失眠和偏头痛，以及无尽失望。还有《我的米海尔》里的汉娜，这个忧郁的女子在严冬时节以冷水浇身，以期通过肉体的自虐从而获得精神的救赎。

就像我之前所说的，这株近在咫尺的花叶冷水花，长久以来被我所忽视，仿佛从来不曾存在过一样。现在，她被我重新赋予了一种文学的身份，因而得以随同我进入了一个探窥生存之秘的深水黑潭。

阿摩司·奥兹的书里是有光的，这是一种冲破阴霾的人性之光，它耀动着晨曦日暮的微明。这道照在眼睛上的光是甜蜜的，它透过眼睛之窗投射到心里，从而融入人内心的沉静黑暗，它让黑暗变得如此伟大。就在我沉思默想时，我的周边已悄悄发生着变化。我看到，在这个冬日下午的办公室里，那光明的一半正拖着疲惫的双脚缓缓走向阴影，而那黑暗的一半摸索着走向这株不久前还被一缕突如其来的光所照亮的花叶冷水花。

我忽然想到，这株花叶冷水花她是不可以等同于文学中的女子的，也不可以被称之为如女人一般的文学的，事实上她就是文学本身，她是隐藏在黑暗里的一双黑色的眼睛。文学不能照亮生活，对于生活而言，文学是无用的，文学附属于生活，却永远不会成为生活的本身。但是，通过文学的这双黑色眼睛，我们是可以穿越黑暗看透心灵，寻找光明，并以文学之光来折射我们的灵魂，为灵魂引路。

格局

◎彭常青



老刘是我以前的同事。瘦削的身板，尖尖的下巴，戴着厚厚的眼镜，朴素的装扮，一副老派文人的模样。

年轻时的老刘才华横溢，文笔恣意潇洒，文章常常见诸报端。他下过乡、插过队，回城后进了一家国企，作为单位响当当的“笔杆子”，在秘书科干得风生水起，为单位捧回不少荣誉和奖项。

秘书科长还有两年退休，大家都认为将来科长的位置非老刘莫属。秘书科一共五人，老刘不仅业务能力强，而且资格老，成为“接班人”应该顺理成章。有些与他亲近的人私下里已经开始“刘科、刘科”的叫着了，老刘只是憨憨一笑，也不应答。

然而，本以为前途一帆风顺的老刘却没能众望所归坐上科长宝座。不仅如此，命运还因为一个女人的到来而改变。这个从外单位调来、不知底细的女人，在秘书科长卸任之前抢先接了班，所有人猝不及防，为老刘愤愤不平。倒是老刘自己很是淡然，照样忙里忙外，仿佛什么事都没发生。

可事情远没那么简单。女科长上任后，飞扬跋扈、嫉贤妒能的本性逐渐暴露，把原本和谐安稳的秘书科搅得鸡犬不宁。不仅如此，她还经常背地里使阴招，在领导面前告恶状、孤立老刘，办公室里从此再也听不到老刘爽朗的笑声和时不时煞有介事的朗诵。渐渐被边缘化的老刘变得沉默寡言，不再斗志昂扬。文人的清高，使得他不屑为自己解释和申辩。他默默地把办公桌移到最角落，每天准时上下班，没事干就喝茶看报抽烟打发时间。

那段日子，老刘时常来找我借报纸杂志，因此与我熟络起来。可他并不多言，总是卷起就走，一句客套话都没有，不与人言的委屈全写在阴郁的脸上。

沉闷多年，老刘的人生终于迎来转机，他被聘为一家报纸的编辑，在那里，他得到再次展示自己才华的机会，创作了不少优秀作品。有一天，我在报社的走廊里碰到他，他非常兴奋，拉着我的手聊了好半天。他看上去跟过去完全不同，更加坚韧，也更加自信。

原来老刘是那么的健谈。报社的工作使他如鱼得水，重新振作的力量，让他找回了自己。言谈中，我分明看到他略带浑浊的眼中闪烁着温暖的光辉。

记得当时我刚拜读过一篇《被长处打败》的文章，主人公的境遇与老刘当年如出一辙。我推荐给老刘，老刘听完哈哈大笑。

聊起过去的人和事，老刘说他早已释怀，云淡风轻。挫折使人成长，他并不怨天尤人，相反他很感激，那段难忘的经历丰盈了他的人生。那些曾经对他不利的人和事，并没有使他堕落和失落，反倒给了他成长的机会。他绝不会将任何黑暗和恶意留在心中。他感谢我那些年对他的关照，不厌其烦地为他提供报刊书籍，正是那些精神养料给了他很多年的支撑。他说，现在唯一想做的就是像清泉一般从容，自在流淌。

暮色四合，我与老刘作别。穿过街道，华灯初上，霓虹闪烁，城市在经历了短暂的昏暗之后，重现勃勃生机。